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我的深远影响

草明文集

第四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41年1月我到了延安，像别处一样，没有国民党特务追踪，没有审查机关我们的文章；我可以高唱革命歌曲，可以歌颂延安人民的生话，可以反映八路军在前线的英勇斗争。我打心里感谢党给我们创造一切为此感到自由美满的生活和工作。延安的小米饭是香的，人民普遍怀着喜悦的心情。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作家汇集一堂，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也来参加，和大师热烈握手。

草明文集

臧克家题

光明日报出版社
58001001273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封面题字 臧克家

责任编辑 蔡 毅 安 然

装帧设计 安 然

乘 风 破 浪

第 一 章

浓烟弥漫，染黑了兴隆市的上空。忽然，西边浓烟深处冒出了一团红光，冲破了黎明前的黑夜。于是，盼望天明的小鸟儿唱起来，准备迎接太阳。但是不久，红光消逝了，太阳并没有出来，小鸟儿受骗了，这片红光不是初升的太阳，而是兴隆钢铁公司的炼铁厂在深夜里按时出铁，铁水的红流映红了半边天。

青年炼钢工人李少祥也在这时醒了，睁眼看见这片红光，知道他大哥正在出铁呢，因为大哥他们的高炉是位在顶西边的。但是他这时想的并不是出铁，他只是怕失约，因为天亮了他好起床去会六年没见面的小时候的女朋友小兰。看看手表，才四点钟，却怎么也睡不着，只顾在炕上翻身。李大娘知道儿子就是能睡觉，不叫他不会醒，今几个怎么直在炕上翻腾？她半闭着眼睛装做睡意正浓的模样儿，喃喃地说：“才多半夜就醒了，明天不是休班么？北京开了几天会，又坐了趟火车，身子不累？”

李少祥只装没听见，因为他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小兰的事儿，生怕别人闯了进去。自从昨天看见她以后，他才想起自己二十五岁了，还没有个对象，怪孤单的。他又想，小兰这回打乡下出来，单单为的是他。总之，他越想越美满，把脸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右边转向左边，可是不管换个什么姿势，也驱不散心中的兴奋。忽然他想起了小兰昨天对他的冷淡的面孔，象被谁浇了一盆冷水似的，心儿都紧缩起来。是的，六年不回去看看人家，

又不主动给人去封信，这怎么说得过去？往事一幕一幕在他心头重演了。

原来少祥和她是在山东海滨的一个小乡村里长大的。那儿是老解放区的边沿区，常和敌人打拉锯战。少祥父亲是地方上的村支部书记，小兰父亲是个渔民，原先家道都很穷。全国解放以后，大家的生活才安定下来，小兰父亲也加入了渔业互助组。小兰十二岁那年，有一回去赶海，被大孩子们欺负；李少祥已是十六岁，当上了民兵，那天正好值班，看见了，就把孩子们驱散，给小兰解了围。以后他俩常在一块儿玩耍。小兰长到十四五，知道害羞，不好意思找他。但是大伙碰到一块，她看见他时，总是很高兴；他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一九五二年，李少祥十九岁那年，他响应扩建兴隆钢铁基地的号召，便离开了老家。少祥因为走的很急，临离开乡下的头天下晌，才悄悄地约小兰到海边一片冷静的角落来。他为什么要约她单独会面，他准备和她讲些什么？他还没有好好地想过。小兰呢，根本不知道他要走，顽皮地拉着他，让他和她一块儿捡拾贝壳。天空是很平静的，但是海面上无风三尺浪，从望不见边的海面上推到海岸边来的波澜，一个紧接一个，一个比一个高，它们象角力打滚的孩子们，在那儿欢乐地认真地嬉戏。要不是明天要走，他真想拉着小兰滚到浪花里，和海波一块儿欢腾要闹。

“于校长打城里来了几个朋友，他们稀罕这玩艺儿。”小兰弯腰拾起了一个花贝壳，高高地举到李少祥的鼻尖下面。她比他显然矮一个脑袋。

“小兰，你坐会儿，五哥有话要和你好好讲。我要走啦。”这个没离开过乡土的人，还没有尝过别离的苦；眼下无论如何，小兰还在他身边哩。

“你上哪儿嘛，又跟大娘上你舅舅家么？”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漫不经心地问，眼睛还到处望，一心想搜寻贝壳。

“上兴隆市，那儿净出铁；我要去当工人，和我大哥一样。”

“我不信，谁领你去？唔，你只会当民兵，抓特务；连鱼都不会打，种地瓜也种不好，还上城里去打铁呢！”她和往常一样淘气，因为她只有本事奚落一个象他这样心地忠厚和爱护她的人。

“小兰，你不要瞧不起你五哥，我不会打铁，不能学么？有两只手，愁学不会？我学会了，家来时给你妈打个铁炒瓢，好么？”

小姑娘突然感到有点儿凄凉，噙着嘴说：“你多啮回来？你走了，那么我呢？”那时她的想法是朦胧的，既不是想跟他走，也不是不让他走；只是想起以后没有体己的人找自己在一块玩，觉得很难过。

少祥并不觉得她的问话突然，不慌不忙地答道：“你跟着你妈好好干活嘛。明年这个时候我回来看你。是刘叔回来领我去的，我就是跟他学的徒，他说，他明年带我一块儿回来；不回来我妈要想我的。”

小兰没有听见他回答的是什麼，只眯缝起眼睛呆呆地盯着海面。她作梦似的幻觉着少祥已解下一只小艇，扯起小白帆，冲着汹涌的波涛向海中心驶去。越驶远白帆就越小，驶到海中心，那儿夕阳正照得海面点点闪出金光，小白帆也就被淹没在一片金光里。她着了急，狂奔去追他，可是海水象一层松软的棉花。她在那上面简直走不快，她急得只顾掉眼泪。

“看你，象个小孩子，哭什么呢！明年这个时候五哥就要回来的。”他放下卷起的袖子，替她擦眼泪。

小兰象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掉了泪。她连忙用自己粗糙的手背揉着眼睛，不好意思地强辩说：“谁哭来着？是风刮的。”

少祥细细听听，哪来的风呀，分明是她哭哩。看见这姑娘的泪，他才感到心里有点酸楚，一时傻了眼，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好。

“明年五哥回来，你要带点什么？”他没有等她回答，已给她打好了主意，说：“给你扯点花布做件衣裳好不好？”

小兰摇摇头，过了半晌，说道：“你买两本书回来，教我认字，我好给你写信。”

“书，文化馆有的是。你不是也认识那校长和那些教员么？叫他们教你。”

“不，我要你教嘛。”小兰又恢复了用淘气的声调对他说话。

少祥象个哥哥似地望望她，连忙安慰她说：“哦，我教，我教，可是，我还没写过一封信呢。”

静默了一会，小兰又想起什么，说道：“人家说，城里人——”可是她没有说下去，只低头嘻嘻笑了两声。

少祥老老实实地等她说，等了一会，焦急地问：“人家说城里人怎么样？”

小兰害羞地偷看了他两眼，又笑了两声，看见他那付憨厚和善的笑脸，就大着胆子说：“人家说城里的水和乡下的不一样，人们喝了城里的水，就不喜欢乡下，只喜欢城里，把乡下忘记啦。”

少祥一听着了急，分辩道：“你五哥才不是这样的人。城里的水我喝上十担、一百担，也不会变心。你不信，你等着看。你这小姑娘，净把小心眼看待你五哥啦。”他急的直嚷嚷，简直在起誓。他的认真，倒把小兰吓了一跳，她忙安慰他说：

“我是听别人说的，人家没有说是你呀。”她心里是高兴的，从这句话里，她起码觉察出自己在她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她虽是个未成年的姑娘，还不懂得恋爱，但已具备了少女们对于爱情的敏感了。

晚风，带着海水散发出来的温暖，把渔船一群一群地送回来。海滨热闹起来了。迎着渔船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帮着抬筐拉网，欢笑声和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混成一片。近处，海面灰暗迷蒙；远处，却映着落日的暗红色。那绚烂的金光随着波涛的起落，闪耀着夕阳的美丽色彩。少祥千百次欣赏过这美丽的景色，可是百看不厌。这个不惯幻想未来的人，一想到自己就要离开这块地方，也陷入了迷惘的沉思里了。

小兰倏地站起身来，惊恐地小声说：“我爹的互助组回来了，我要去接他。”她低头咬了咬嘴唇，扭身就跑了。

晚饭后，李大娘抱怨她的小五子说：“上哪儿去了？想领你看看叔叔大爷的，到处找你找不着。”

“和小兰玩去啦，明天我走了就看不到她了。”少祥把脑袋搁在母亲肩上，等着她的同情和安慰。

“找这么个小毛丫头，妈又不能帮你把她娶过来。”母亲半真半假地说。

少祥急了，霍地扭转身子坐到母亲对面，摇她臂膊说：“谁要老婆，我到老也不娶。”

母亲姑息地笑了，说：“你不要老婆，妈可要媳妇哩，傻孩子。”

少祥抬起了头，认真地对母亲说：“一定要我娶，我就娶小兰。”

“那小姑娘倒也勤快懂事，只是太小啦。你十九，她才十五，长的又矮小，娶过来顶啥用？唉，等你满徒再说吧。”

第二天，小兰在李家的小巷等了半天，看见李大娘提着小包袱送儿子进城，她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地上前嚷着说：“大娘你上哪？我跟你去。”“来吧，一块儿走。”少祥的二哥体贴地招呼她。她过细一看，后面还有一大堆人。少祥那残废的父亲和一些老头子、老太太，都簇拥着老工人刘进春，李少祥跟在后面，从巷口出来。后来少祥抢前一步，搀扶着父亲，劝他不要往前走了，老人家扎撒着胡子，控制着眼泪，只是不说话。少祥忽地扑在父亲肩上，悄悄地淌了几滴眼泪，然后扭头急急地跑向前去，迅速把老人们落在后面。老太太们擦着眼泪，都劝残废的老人回去。李大爷被同伴扶着，也就毅然别过刘进春往回走，并且装得若无其事地安慰众人说：“乡下人去建设祖国，工业化，这是好事，少祥他们这些孩子会好好干的。”

少祥急步走在前头，拿袖子擦干了眼泪，他脑子里展现的那片大的铁工场代替了父亲的形象，代替了海滨的乡村，想到那未

可知的高炉和平炉，这个年轻人充满了新奇的快乐，把离愁一古脑儿抛到脑后了。他到了车站才看见小兰。小兰没有捞着机会和少祥说什么，因为全区一共去了五个青年，一色青年团员，区的团委书记还对他们讲了话。小兰一直跟着李大娘，并且和她一样，眼睛从没离开过少祥。因为少祥是和集体走的，很红火，喜气洋洋，小兰并不觉得难过。火车开了，她直和少祥招手。看见大娘掉眼泪，她还劝慰她，小心地扶她回家。但是，越到下晌，她越发沉闷。一直到了傍晚，她自个儿摸到昨天和少祥玩的地方去，呆呆地坐在昨天坐过的那块岩石上。她忽然觉得自己昨天忘了对他说很多话（虽然她想对他说什么，她是不知道的），终于伤心地哭起来，边哭边呼唤“五哥”，哭够了才回家去。

整整盼了一年，少祥没有回故乡来，只捎回来过几本小人书。她想他想坏了也不敢对别人提。但是她还是常去看李大娘，并替他们一家大小纳鞋底。后来她上学了，认识了几个字，更是日夜盼他来信，——没有盼到，只是从老人嘴里，知道他一点消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思念他，以致她母亲给她提亲，她都一口拒绝了。到她十八岁那年，李大娘奔少祥去了。老人家走时，没对她说下半句什么，只顺口叫他去兴隆串门子去。她觉得自己失了依靠，已经完全绝望了。她断定少祥到了城里，当了工人之后就看不起她。她小学毕业后曾经帮助文化馆工作一个时期，看了很多小人书和画报，约略知道祖国工业建设的重要性和飞跃的发展。这个海滨姑娘的心早已飞腾到那些巨大的工厂里了。她二十岁那年春天，高兴地 from 画报上看见少祥的像片和他的先进事迹。“啊，怪不得，他当了模范炉长了，心中哪还有我？啊，整整五年了！”到了年底，她大着胆给他去了封信，问他兴隆市招不招收女工。少祥回信只劝她不要干这行道，叫她干轻巧的，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她为他的冷淡痛哭了一场。可是她不服气，凭一个远房叔伯兄长的帮助，决心到兴隆投考技工，要实现渔民女儿当上钢铁工人的志愿。

李少祥呢，自从奔这个城市来以后，被分配到炼钢厂去学炼钢。新的生活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他，以致他连一天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回去看小兰和故乡。每到农忙时，李老大娘总是回老家帮助她的二媳妇，顺便把李少祥的消息带给小兰。初冬回来时，也少不了装满一口袋一口袋的地瓜干、胶东小米，和带来了这个海滨姑娘的消息：“啊，真是个好姑娘，里里外外，什么活都拿得起来。她妈好几回劝她找婆家，她说非要把小学念完，考个师范不行。”“小兰小学毕了业，考不上师范，人家给她介绍了个小学教师做对象，她硬不肯，立志要进城当工人哩。”这些话李少祥当然听在心里。一九五六年年底，忽然接到了小兰一封信，这曾经引起他很大的希望，但是她的信里只问兴隆市要不要招收女工，别的二话不提。这个直心肠的炼钢工人便按着自己的主观见解回信告诉她：“这儿兴钢的活都是男子汉干的，妇女走进去头也会发晕，不用说干活了。几间新建的轧钢厂有自动化设备，可是那儿的女工结了婚，怀了孩子便不能再干了。”他又说，轻巧的活儿这儿只有一家被服厂，但是名额已满，他劝她来投考护士学校；并盼她千万来兴隆玩玩。谁也没有想到这封短短的信却激怒了一个满怀壮志的打渔姑娘。

小兰到了兴隆，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李少祥，信落到青年工人小魏的手里，他顺手放在作业服的裤袋里，随后也就把这事忘了。等他记起来时，作业服已经拿去洗了，信当然没踪没影。少祥知道这事瞪了他两眼，但也无可奈何。他听说是本市来的信，以为一定会来第二封，所以也不大介意。

小兰等呀等呀也不见少祥来看自己，便断定他已变了心。一生气，便不再给他写信。但是兴隆市只有这点大，日子长了，熟人还有碰不着之理？昨天少祥从北京回来，一出火车站正好碰见小兰。这一见倒不要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遇见小兰以后，他的情绪起了剧烈的变化，好象有人把他的魂勾走了似的，又好象有谁惹了他，心里着了恼。问良心，这几年里他虽然想她，但也

没有具体想到要和她怎么样，只是昨天，真讨厌，一切都变了。她怨恨地瞪他一眼之后，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欠了她好大一笔债；她这一眼，比千言万语还有力量。

昨天是这样的，有人叫她一声，一看是少祥，小兰惊喜地和他打招呼：

“啊，五哥——”她马上羞赧地改口道，“啊，你不是李少祥同志么？”她违反了自己的意志，竟柔顺地把手递过去。

这个瘦弱的小兰，变得高大多了，丰满了，短头发变成两只大辫子。过去那副怯生生的神态消失了，眼睛却增加了倔强果断的光辉。整个来说，她比过去漂亮动人，同时却增加了一种从前没有的叫人敬畏的神色。不知道为什么，他握住她的手以后，根本就没有准备放开；人也发呆了，只用短促的声音叫了一声“小兰”，便半句话也说不出。小兰望望周围，用力把手抽回，并怨恨地瞪了他一眼，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眼睛可望别处去了。我们常常看见那些没有离开过母亲的幼儿，根本不知道母亲的意义在哪里；但当他和母亲分开过一个时期又重新见面时，他就半步也不放开她了。——李少祥现在的心情，仿佛就是这样。“你收到我的回信了吧？”想了半天，他才找到这样一句话。车站周围熙熙攘攘，但他的眼里除了小兰之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部推行李的小车挨他身旁辗过来，他根本没有注意，以致小兰一急，顾不上自己还生他的气，一把拉他躲开一步。

“什么时候的回信？”小兰生怕自己错怪了人家，赶快问。

“去年年底的呗。”

小兰看见他不提最近的信，自己也不便提，只顺着他的话，用反问的口气回答他：“不是收到你的信，我怎能进轧钢厂的技工训练班学习呢？”

“啊，你真的学了轧钢？”他惊异地叫道，两道好看的、老是挂笑的嘴角简直扯歪了。

看见他惊诧，小兰才有点高兴，但是尽量忍耐着，只点了点

头。李少祥又找不出话来。过了一会，他拉起小兰的手说：“走，到咱们家去，我妈可想你啦。”

小兰忽地红了脸，低了头。她听了这句话心里甜滋滋的，她这时原谅了他，并且羞得没有勇气看他那双热情的、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脸面的眼睛。她觉得他比以前壮实多了，举动也稳重多了，也许是刚从北京回来的缘故吧，全身收拾得很整齐。只是脸上那股憨厚、热烈的神彩，一点也没有改变。她这一红脸，倒使李少祥勇敢起来，催促她说：“跟我一块儿回去。”

“啊，不能——”她又装起平平淡淡的樣子说，“我回去马上得吃晚饭，吃完晚饭要开团小组会哩。”

李少祥又束手无策，放开她的手，想了一想，问道：“明天我休班，你是星期天，咱们一块儿到公园玩好不好？真的，几年不见面，好多话要说一说。”

听到这里，小兰皱了皱眉，恢复了开头时的那种口气回答他：“有什么好谈的！好吧！万一我没工夫，就以后再说。”

“不，一定来吧，九点半我在公园假山的入口处等你。……”

他借窗外的蒙蒙亮光偷看看表，才五点半钟，天啊，到九点半还有四个钟头呢！好容易盼到天大亮，他下了炕便催着母亲做饭吃。吃完了饭，他穿上了那套他最喜欢的蓝卡几布制服，梳了梳往上竖的头发，便准备出门去了。

“你要上哪？”李大娘问道。李少祥是从来不说谎的人，而且他也万万没想到说了真话会有什么麻烦，便照实答了：“和一个朋友约好到公园玩。”李大娘高兴地一手揪着他的袖子，说道：“太好了，你大哥今天也休息，你们兄弟俩从来也没有碰在一个白天休息过，咱们全家也上公园玩玩去。”

这个孝顺的年轻人作难了，不答应吧，母亲却是第一回兴致勃勃地要和两个儿子上公园散心；答应呢，自己和小兰已有了约会。和她八字还没有一撇，拖着这么大家子人，两个人儿怎好谈心呢？他靠着门，站着不动，嘴角虽然还挂着笑，眉梢却轻轻锁

起来。不过他又转念想道：“今天谈不成，让妈和大哥见见小兰也好，好让她以后常上咱家。反正妈本来就喜欢她。”主意打定，便催着母亲说：“那就快点吧。连老带少，走到电车站就得一个钟头。”

“急什么呀，又不是去相亲。”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心事，笑吟吟地说，“你招呼小妮他们穿衣服吧。”

不出少祥所料，快八点才算走出了家门，到公园大门口已八点三十分了。他不由分说，领头带路，但是在公园门口两个小孩站在卖冰糖葫芦的前面就不肯走了，少祥急忙掏钱，一人给买了一串，又催着大家往前走。

东北的春天来的迟一些，四月末，正是桃杏花还未全落、樱花盛开、柳树吐绿、嫩草发芽的时节。这儿春脖子短，人们为了珍惜难得的春光，都从家跑出来；今天又是星期天，游人就特别多了。老人家已两年没来这儿，今天领着儿子、孙子来游逛，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她又看见不少老头子、老太太也来闲逛，便怨悔自己怎么不多来几趟。她要在路旁的椅子上坐坐，瞅瞅公园的开阔的气势；少祥却劝母亲且往里走，说那里头有个很好的去处。好容易把母亲劝起身，两个小孩走到大招贴画面前就又不肯走了。少祥连拉带扯，又把大家领着往假山走去。但经过喷水池旁时，小妮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围着喷水池只转圆圈。李少祥看看已到九点了，急的没法，说好说歹，干脆左手抱一个，右手拖一个，毫不动摇地直向假山进发。李忠祥其实没有睡好觉，只是不肯拂母亲的意勉强跟了来。到了公园，看看风光的确不错，有开阔的草坪和花坛，有高大茂密的杨柳树，近处有逍遥湖，远处有小山环抱。游人中有一双一对的，有扶老抱幼的，还有成班的学生或成群结队的工友；有静坐钓鱼的，有吹口琴的，……大家都悠闲快活。这时，他才仿佛觉得自己刚离开了千度高温的高炉走进仙境似的花园里。他希望慢慢逛逛瞅瞅，不禁抱怨心情急躁的弟弟道：“逛公园就是逛公园，又不是抢着出快速炼钢！”

“这儿算不了什么，前面有好地方，跟着我走没错。”少祥抱着侄子急步往前走，走到假山入口处，他把老的少的安顿下，才算安下心来。

假石山在逍遥湖东边，比较僻静。这假石山，是由铁渣和石头砌成的，有小树，有供观赏用的小木亭、木桥、木船，水里还有水草和鱼。两个小孩一见着了迷，围着假山团团转，高声叫嚷，对着那些小型的亭台楼阁指手划脚。

逍遥湖畔和假石山周围开满了花朵。

李少祥斜斜躺在草地上，用左肘支起脑袋，眼望着一棵樱桃树在出神。这棵樱桃树一点也看不见小枝丫，全给花朵缀满了。樱花本来是粉红色的，不知是因为盛开的缘故变白了呢，也不知是淡淡的粉红色在一个炼钢工人的眼里已显不出颜色来还是怎么样；李少祥觉得它们全是洁白的，洁白得简直象在隆冬时，枝丫上缀满的沉甸甸的霜花一样。这几株丰盈的樱花树正栽在假山的入口处，他尽盯着那儿，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他借着换右肘的机会，趁势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他的小侄女小妮儿有时在他身旁跳来跳去，有时简直骑在他大腿上当作骑牲口。他只是微笑着，任她掇弄，没有理睬她；偶尔被她长呼短唤地缠不过，只在喉咙里漫应一声，眼睛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假山的入口处，暗暗想道：“都十点钟了，还不来。”

“五弟，你怎么把咱们领到这块人不知鬼不到的地方来？咱们好不容易全家连老带少的出来逛逛公园，凑凑热闹呀。咱们又不是记者和艺术家，拣块清静地方来听听鸟儿唱歌。”李忠祥向弟弟逗趣说。但是说实在的，当他转着眼珠子瞅着这块幽静美丽的地方，花枝和嫩绿的小叶儿都仿佛对他微笑时，他也就不觉高兴起来。

李少祥几乎没有一点反应，过了一小会，才慢声慢气地答道：“你说的又外行啦，大哥，哪儿人多，记者和作家才往哪儿钻哩。”

“也对，你和我都听惯钢水和铁水的咆哮，机械的叫唤；这阵赏赏花，听听鸟唱，倒也满省心的。”李忠祥说完，打心里笑出声来。老大这个人倒是从来没有虚情假意地笑过的。

老母亲掀开篮子盖，为儿子和孙儿们打开一包点心。她也注意到自己的小儿子今天特别不爱说话。她很清楚，少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即使晚上睡着的时候，他的嘴角也是挂上笑容的；今儿个不爱说话，就说明他心中有事了。她也知道在这样的時候，谁也不要惹他，一会儿，他心中的闷气就悄悄地过去了。刚才看见老大逗他，她有点耽心；现在听见老大的口气缓和了，她便放了心，接上说：“这块地方满好，到公园来就为给你们解解乏嘛。来，吃点东西吧。”

除了小孙女和小孙子立刻向奶奶扑过去之外，两个儿子动也不动，都在各想各的心事。老大李忠祥看见这些美丽的花朵，心里一阵高兴，禁不住想起他们的“铁牛”来。这几乎是他这几年来养成的习惯，心中一快活，就立刻想起自己的那个高炉。他核算着他们的高炉这个月大概又可以超产铁水达百分之三或者百分之三点五。但是一想到炼焦厂供给他们那样碎屑的焦炭，不觉又气的咬着嘴唇，把手中那块小石子扔得远远的，恨恨地自言自语：“要是焦炭都按规格，我们保险可以再超额百分之一。”

“还可以超额百分之百呢，反正炼出来的铁水硫有多高你们也不管，只管自己超额完成任务，别人的平炉泡坏了你们不心疼，这有啥好说！”李少祥故意给了哥哥一句，眼睛仍然望着那个地方。

“小五子呀，哥儿俩一个人一个厂，谁碍不着谁，你怎么老和老大过不去？”李大娘批评小儿子说。

“妈，你真是，”少祥无可奈何，急着解释说，“我们炼钢用的是他们的铁水，他们光顾自己增产，就不管铁水质量好不好，到头来就坑了我们，我们对他们提的意见老鼻子了，他们的本位主义可就不改。”

李忠祥只是微笑着，认为再解释，母亲也听不懂；他的意思是：他们铁水硫高是合法的，刘厂长也同意的。为了换一换话题，他笑着说：

“我以为你在想哪家的大姑娘呢，谁想你还在琢磨厂里的事儿。”李忠祥断定弟弟为恋爱问题烦恼，取笑了他一句，随着一阵大笑，然后伸手过去接他母亲递给他的蛋糕。他确实知道弟弟在厂里是个著名好脾气、最能团结别人的小伙子。对同伴从不要态度，只有在父母或哥哥姐姐面前，偶尔耍个小脾气。这都是母亲惯他的，全家人看着只觉得好玩罢了。

母亲忍住了笑，也递给小儿子一块点心，随后叹着气，试探着向儿子们说道：“我看那个小刘就不错，能干伶俐，白净俊俏，只是人家肯不肯上咱家当媳妇？唉，可是，炕头灶边的活，还得咱们乡下的大姑娘。她们城里人只会上班办公。我早就说要回乡下去，一来看看你们父亲和你们二哥他们，二来顺便去看看那小兰出门了没有；她师范也念不成，想必她妈肯把小兰给我们家小五子。”

一提到父亲，少祥可真惦念他。李大爷是个连话都不爱多说的庄稼人，在地方上入了党，做过村支部书记。有一回敌人攻进村里来，他为了掩护群众撤退，来不及走避，给敌人抓走了。在敌人面前，他一句话也不说，敌人很是气恼，给了他许多苦头吃。不久，共产党的军队又解放了这个村子，敌人败退之前，曾把这个英勇不屈的人投到狼狗圈里，让狼狗咬他一顿。等到人们救出他来的时候，他已昏迷不醒。给狼狗咬的血肉模糊了。人们把他送到县里的医院医治了几个月，然后回家将养。回家后他的腿还要经常换药。当李大娘打开纱布要给他洗伤口的时候，吓的直哆嗦，只管在那儿哭。他安慰她，又是教训她，说：

“嘿，我的伤都快好了，你还哭成这样子。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不知道伤心到怎么样了。”他随着笑嘻嘻地把他的儿子李少祥叫到身旁，连哄带命令地说：“好儿子，来，给爹上上药。